

第十八讲：死亡与意义

作者：黄如松

目录

- 一、引言
- 二、死亡是件坏事？
- 三、内格尔的「剥夺论」
- 四、来到世上总是好事？
- 五、自己死与她人死

一、引言

这一讲的主题是「死亡」与「幸福或意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上一讲中，我们有聊到支持「意义虚无主义」的「无物常驻论证」。「无物常驻」讲「没有什么东西是持久的、不变的与永恒的」。而「死亡」似乎最能被用来支持这一点：「死亡」本身即为「由生至灭」的变化。

与「死亡」相关的话题有很多，比如「死亡」的定义问题、永生问题、认识论问题与形而上学问题；还有与「杀人」、「自杀」与「安乐死」等相关的道德问题。但是，我们这一讲只会关注由「死亡」所带来的有关「人生的幸福或意义」的问题。

对于「死亡」，有时候，它貌似会给我们带来些许安慰。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曾写道：

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

史铁生在这里的想法似乎是：「人终有一死」是件好事，「生」似乎是种劳作（「起早熬夜备考」），「死」似乎是种安息（「永远的假期」）。诚然，如果生活只剩无尽的痛苦，死亡可以是某种解脱。

但是，更多时候，死亡带给我们的是恐惧。托尔斯泰在《伊凡·伊里奇之死》中曾写道：

「哼，盲肠！肾脏！」他【伊凡·伊里奇】自言自语，「问题根本不在盲肠，不在肾脏，而在生和……死。是啊，有过生命，可现在它在溜走，而我又留不住它。是啊！何必欺骗自己呢？除了我自己，不是人人都很清楚我快死了吗？问题只在于还有几个星期，几天，还是现在就死。原来有过光明，现在却变成一片黑暗。我此刻在这个世界，但不久就要离开！到哪儿去？」他觉得浑身发凉，呼吸停止，只听见心脏在怦怦跳动。「等我没有有了，那还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了。等我没有有了，我将在哪儿？难道真的要死了吗？不，我不愿死。」（托尔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第五部分，草婴译）

诚然，人死如灯灭，一切似乎会归为虚无。那么，对于「幸福或意义」，死亡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死亡到底是好还是坏？来到世上到底是好还是坏？这一讲，我们就来讨论这些问题。

二、死亡是件坏事？

柏拉图在《申辩篇》中让临死之前的苏格拉底如是说：

我以为我碰上的这件事【死亡】是一种福气，而我们中那些认为死亡是一种恶的人肯定错了。【…】因为死亡无非就是两种情况之一：它要么是一种湮灭，死者毫无知觉；要么如人所说，它是一种真正的转变和迁徙，是灵魂从一处移居到另一处。如果人死以后毫无知

觉，就像进入无梦的长眠，那么死亡真是一种奇妙的境界。【…】如果死亡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我要说这真是一件好事，因为到那个时候，永恒好像也并不比一个夜晚更长。另外，如果死亡就是从这里转移到那里，而且人们所说的事情是真的，即所有死人都在那里，各位审判官，还有什么比这更好？【…】是我该走的时候了，我去死，你们去活。无人知道谁的命更好，只有神知道。（柏拉图，《申辩篇》，王晓朝译）

我们可以把苏格拉底的论证写出来：

苏格拉底论证

- 1、死亡要么是灵魂之湮灭，要么是灵魂之转世。
- 2、如果死亡是灵魂之湮灭，由于死者并不会有什么感觉，死亡就像是无梦长眠，是件好事。
- 3、如果死亡是灵魂之转世，由于灵魂不灭，是件好事。
- 4、因此，死亡是件好事（福气）。

类似的论证，我们还可以追溯至伊壁鸠鲁。伊壁鸠鲁如是讲：

所以，死亡，病患之中最令人恐惧者，其实对我们来说什么都不是：只要我们活着，死亡就不存在；而当死亡到来，我们也已不存在了。死亡既与生者无关，因为对生者而言它尚未到来；也与死者无关，因为死者已不复存在。（伊壁鸠鲁，《致墨诺伊科斯书》）

苏格拉底论证中的「前提二」可在伊壁鸠鲁这里获得一些支持。既然死亡之时，死者已不复存在，那么死亡也就不再会影响到死者了，也与死者没有关系了。

对于这些论证，我认为，它们还需要一些隐含的前提，比如：

- i. 死亡只与死者个人有关系。
- ii. 与死者个人的幸福或意义有关系的只是死者的感知。
- iii. 死亡过程并不痛苦。

对于 (i)，除非「唯我论」是正确的，也即「只有自己存在」（「世界皆为表象」），否则死亡当然与她人有关系。当然，我们还可以设想一种情况：死者在这个世界上就孤零零地，爹不疼娘不爱，尽管她周围还有许多其他人，但是没人关心她在意她。在这种情况下，(i) 似乎就是正确的了。（我们会在最后一节谈论「她人死」的情况。）

对于 (ii)，这是对于好坏或价值的「体验论或经验论」。设想如下情况：

【丢失的彩票】 张三买了张彩票，又不小心弄丢了。他也没在意。他所不知道的事情是：他的这张彩票中了头奖。十年之后，他在他老家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发现了那张已然泛黄，勉强可辨认的彩票，并得知了当年中奖的事实。

【收养】 小红出生之后就被人收养。所幸她的养父母对她极好，她就这样无忧无虑地成长了起来。她这一生都不知道她是被收养的事实。或许，她的亲生父母在有生之年还去寻找过她，但是并没有找到，最终相继郁郁离开人世。

根据「体验论」，张三只在知道中奖的那一刻，他的彩票中奖这件事才是对他是不好的。那十年之间，彩票中奖这件事对他并没有影响，也不相关（假定张三并未为此事伤神）。同样，小红被收养这件事与小红亲生父母寻找过她这件事，对于小红并没有影响，也不相关。诚然，

如果张三当年拿到了彩票中奖金额或者小红知道了自己是被收养的事实，那么她们的人生肯定会不一样（尽管这不是说她们的人生肯定会更好，例如，张三也有可能像电影《玛丽与马克思》里的那位老奶奶一样，中奖之后，太兴奋去蹦极，结果一命呜呼）。但是，那只是「如果」。既然张三与小红对这些事情毫不知情，这些事情当然不会影响到她们，对她们来说也无所谓好坏。

假设我们接受 (i) (ii) 和 (iii)，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伊壁鸠鲁论证表示如下：

伊壁鸠鲁论证

- 1、我要么是死了，要么是还没死。（预设）
- 2、如果我还没死，那么于我来说，还不存在死亡。
- 3、如果我死了，那么我已经不存在了。
- 4、因此，要么还不存在死亡，要么我已经不存在了。（根据「1」、「2」和「3」）
- 5、如果还不存在死亡，那么我当然还没有感受到死亡。
- 6、因此，在「还不存在死亡」的这种情况下，死亡当然与我无关。（根据「5」；体验论）
- 7、如果我已经不存在了，那么我们当然也谈不上感受到死亡。
- 8、因此，在「我已经不存在了」的这种情况下，死亡还是与我无关。（根据（7）；体验论）
- 9、因此，死亡与我无关。（根据「4」、「6」和「8」）
- 10、与我无关的事情对于我来说不可能是件坏事。
- 11、因此，死亡对于我来说不是件坏事。（根据「9」和「10」）

对于（2），我们也许会想，如果我还没死，但是我可能已经快死了，或者我可能已经预见到我已不久于人世。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我确实还没有死，死亡在那种意义上还不存在，但是，我们似乎可以说，死亡存在于不久的将来。我觉得，在这里，我们需要（iii）。我们需要设

想一种情况：死亡的过程特别短，以至于当事人完全不会有任何不适。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死亡存在于不久的将来，但是这似乎对于任何人都正确的。(iii)也能支持(5)，既然死亡过程不会带来痛苦，在还不存在死亡的情况下，我们就不会感受到死亡。(诚然，很多人的死亡过程是极其痛苦的，这里的要点是「存在完全没有痛苦的死亡过程」。我们所考虑的情况是(iii)成立的情况。这有助于我们将「死亡」本身与「死亡过程」区别开来。对于「死亡过程」来说，如果它是痛苦的，那么它就是坏的。但是对于「死亡」本身来说，它并不是坏的。)

对于(6)与(8)，我们预设了「体验论」，凡与我有关的事情都应该是我能够体验到的。例如，遥远的一个星系发生了爆炸，这种爆炸我无法感觉到，故与我无关。当然，或许由于那个星系的爆炸，导致地球在不远的将来也会爆炸，这显然与我有关。但是，由于我们讲的是「幸福或意义」，由于我不会感受到这一切，它对于我的幸福似乎没有影响。我们讲的「无关」是与「幸福或意义」无关(尽管它在其它方面可能是相关的，比如在因果意义上相关)。

三、内格尔的「剥夺论」

对于「苏格拉底论证」与「伊壁鸠鲁论证」，我们总觉得它们哪里不对。但是，要想说清楚到底哪里不对，绝非轻而易举。内格尔反对「体验论」。之前讲过，「体验论」指的是：与一个人的幸福或意义有关的只是她的感知或体验。我们平常讲的「眼不见心不烦」也有类似的意思；大部分鸡汤哲学所宣扬的也是这个意思。对于「体验论」，内格尔如是说：

不知者不伤 (what you don't know can't hurt you)。这话意味着：即便一个人被朋友背叛、在背后遭人嘲笑、为那些当面彬彬有礼却暗中轻视他的人所鄙夷——只要他本人没有因此而感到痛苦，那么这一切都不能算作是不幸。这话还意味着：如果一个人的遗愿被遗嘱执行人置若罔闻，或是他死后，人们普遍认为那些奠定他名声的文学作品其实全是由他那位二十八岁死于墨西哥的兄弟所写——只要他本人并未因此而遭受苦难，那他也就并未真正受到伤害。（内格尔，页180）

内格尔反对「体验论」。他认为尽管他在这段话中所举的这些例子，当事人并不知情，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它们仍然是些坏事。为了使这一点更为明显，他还举了如下例子：

假设一个聪明的人遭受脑损伤，使他的心智退化到一个知足的婴儿的水平，且他仅剩的那些欲望都可通过照料者而得到满足，使他无忧无虑。这种变故普遍会被视为一种严重的不幸——不仅对他的亲友、社会而言如此，更主要的是对他本人而言如此。这并不是说，一个知足的婴儿就是不幸的。真正遭受不幸的是那个被降格成这种状态的聪明的成年人。我们同情的是他，尽管当然他自己并不介意这样的状况——事实上，他是否还能被视为是存在的这一点都是值得怀疑的。认为这样的人遭遇不幸的观点，会遭遇与死亡类似的反对意见：他并不介意自己的处境。（内格尔，页181；强调为原文所有）

通过这些生动的例子，内格尔试图向我们表明，「体验论」是错误的。（请思考内格尔的这些例子。我觉得，当内格尔讲「我们同情的是原来那个聪明人而不是那个只有婴儿心智水平的人」，且不说他们到底是否是同一个人（因为这里涉及另一极为复杂的「人格同一性」问题），如果像内格尔所言，「我们其实无法确定原来那个聪明人到底还存在不存在」，假如他已经不存在了，那么我们就是在同情一个已经不存在的人。而我们的问题并不是

「我们到底有没有在同情？」，而是「那个人是否是不幸的？」。一个已经不存在的人是否可以是不幸的？如果他是不幸的，原因何在？）

借助内格尔的这些例子，我们可以写出反对「体验论」的论证：

内格尔「反体验论」（版本一）

- 1、被欺骗、被轻视与被背叛，还有脑损伤这些事情都是坏事。
- 2、被欺骗、被轻视与被背叛，还有脑损伤这些事情可能是当事人并未体验到的。
- 3、因此，当事人并未体验到的事情也可能是坏事。

我们已经提到，对于支持「体验论」的人来说，她们会直接反对前提（1）。内格尔接着讲：

有些善与恶是不可还原的关系性的；它们是人（其在时空上有通常意义上的界限）与情境（其在时空上可能与他并不重合）之间的关系特征。一个人的生命包含许多并非发生在其身体与心灵界限之内的事，而「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也可能包括许多并非落在其生命界限之内的事情。被欺骗、被轻视、被背叛，这些不幸便常常跨越这些界限而来。（如果这一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很简单地解释为何违背临终诺言是错误的：那是对死者的伤害。基于某些目的，时间可被视为另一种距离。）心智退化的例子所展示的恶有赖于现实与可能情形之间的对比。一个人之所以是善恶的承担者，这确实是因为他有承受痛苦与享受快乐的能力，这同样也确实是因为他的希望可能会被实现也可能会落空，他所拥有的可能性可能会成为现实也可能不会。如果死亡是一种恶，那它必须以这些方式来解释；至于我们无法在生命中找到死亡的位置这一点，应是不以为意的。（内格尔，页181至182）

内格尔的这段话有些拗口且不太好理解。在前半部分，他继续反对「体验论」；在后半部分，他提出了自己的「剥夺论」。当内格尔讲「发生在其身体与心灵界限之内」，他指的是那些当事人体验到的事情；而「超越这些界限」，他指的是那些当事人并未体验到的事情。我们来试着写出他的论证：

内格尔「反体验论」（版本二）

- 1、有些当事人体验不到的事情仍然与当事人有关系。（「时空不重合性」）
- 2、善恶好坏讲的是关系的性质。（预设）
- 3、如果善恶好坏讲的是关系的性质，那么凡存在关系的地方皆有善恶好坏。
- 4、凡存在关系的地方皆有善恶好坏。（根据「2」和「3」）
- 5、因此，有些当事人体验不到的事情仍然有善恶好坏。（根据「1」和「4」）
- 6、因此，体验论是错误的。（根据「5」）

显然，这个论证的问题在于（3）。就算善恶好坏讲的是关系的性质，这并不能表明凡关系皆有善恶好坏。

我们再来看内格尔的「剥夺论」。所谓「剥夺论」，一言以蔽之，即死亡是对于生命的剥夺。由于生命的存在本身是件好事，那么对于生命的剥夺就是件坏事。因此，死亡是件坏事。以之前的「脑损伤」为例，这件事对于当事人来说是坏的，因为当事人原本可能会实现他的一些愿望，他的生命原本还会有很多可能性，但是由于脑损伤，这些可能性都不复存在了。根据引文的后半部分，我们可以写出另一版本的论证：

内格尔「剥夺论」：「死亡是件坏事」

- 1、如果当事人脑损伤或死亡，那么当事人原本会有的许多可能性就不复存在了。（预设）
- 2、当事人的脑损伤或死亡剥夺了当事人的这些可能性。（根据「1」）
- 3、剥夺当事人的可能性的事情是件坏事。（预设）
- 4、因此，当事人的脑损伤或死亡是件坏事。（根据「2」和「3」）

对于该论证，（2）其实是（1）的另一种说法。（3）则需建立在「体验论」是错误的基础之上才行。

内格尔认为，他的「剥夺论」还能解释卢克莱修对于死亡的「时间不对称性问题」。我们可以将卢克莱修的论证表示如下：

卢克莱修论证：死亡并不可怕

- 1、我们出生之前，我们并不存在。
- 2、我们死亡之后，我们并不存在。
- 3、因此，「出生」与「死亡」在「我们并不存在」这一点上是对称的。（根据「1」和「2」）
- 4、因此，如果在我们出生之前，我们并不存在这一点并不可怕，那么在我们死亡之后，我们并不存在这一点也并不可怕。（根据「3」）
- 5、在我们出生之前，我们并不存在这一点并不可怕。
- 6、因此，在我们死亡之后，我们并不存在这一点也并不可怕。（根据「4」和「5」）
- 7、因此，死亡并不可怕。（根据「6」）

对于以上论证，我们貌似需要反对（3），也即反对出生之前的时间与死亡之后的时间的对称性。是为「时间不对称性问题」。内格尔的「剥夺论」可以被用来解释它：死亡之后的时间是「被剥夺了生命的时

间」，而出生之前的时间并不是（因为出生之前，生命尚不存在，更谈不上被剥夺）。

对于「剥夺论」，显然，内格尔预设了「有生命、活着、来到世上等是件好事」或者「剥夺当事人的可能性的事情是件坏事」（「内格尔『剥夺论』：死亡是件坏事」这个论证中的前提（3））。对于这一点，内格尔如是说：

活着本身就是件好事，即便她会遭受可怕的经历。这里的情形大概是：有些因素如果被加入到生命中，会使得生命更好；有些则会使得生命更差。但是当我们把这一切都排除出去之后，剩下的东西并非只是中立性的：它很明显是正面性的。因此，即便经历中坏的因素有许多，好的因素本身太少以至于无法胜过坏的因素，生命仍然是值得过的。那额外的正面的比重是由经历本身所提供的，而非由任何经历的内容所提供的。（内格尔，页178）

内格尔在这里表达了类似「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想法。但是，他的理由并不明显。在下一节，我们就来讲相反的观点：来到世上总是件坏事！

四、来到世上总是好事？

从大卫·贝纳特的书名《最好未曾来：来到世上的伤害》（2006）就可以看出，贝纳特认为来到世上总是件坏事。若是讲「幸运」，那么没人能够幸运到未曾出生。

在开始讲贝纳特的论证之前，我需要先澄清一下他的观点。其一、

贝纳特讲的是「来到世上这件事对于来到世上的人来说总是件坏事」。

例如，他并不反对，来到世上这件事对于她人来说可能是件好事。其二、贝纳特确实认为「来到世上总是件坏事」，但是这并不必然推出「对于已经来到世上的人来说，死亡总是比继续活着要好」，因而这并不必然推出「对于已经来到世上的人来说，自杀总是比继续活着要好」。其三、贝纳特确实反对生育论。既然来到世上总是件坏事，那么最好未曾来过。因此，最好不要生育。当然，这并不推出「我们就可以用各种手段去干涉她人的生育等等」。其四、贝纳特确实认为「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情况下，人类早点灭绝比晚点灭绝要好」，但是这并不推出「人类就得自相残杀或者搞灭绝活动等等」。这里的区别是，贝纳特讲的是「未曾来」比「来」要好，但是，一旦已经来到世上，那么来到世上这一点就是既成事实，作对比的就不再是「未曾来」与「来」，而是「已经来到世上」与「来到世上又自杀或又自相残杀」。

贝纳特认为来到世上总是件坏事，他把他的核心论证总结如下：

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只会发生在存在着的人身上。然而，在好与坏之间存在一个至关重要的不对称性：坏事的缺失（例如痛苦的缺失）本身就是好事，即便没有人去享受这一好处；而好事的缺失（例如快乐的缺失）只有在有人因此而被剥夺时才算是坏事。由此推论：通过从未存在来避免遭遇坏事，确实比存在具有优势；而因为从未存在而错失某些好事，并不构成一种真正的劣势。（贝纳特，页14）

我们可以试着将贝纳特的论证写出来：

贝纳特论证：来到世上总是件坏事

- 1、没有坏事本身是好事，即便没有人去享受这一好处；没有好事只有在有人因此而被剥夺时才算是坏事。（好坏不对称性）
- 2、因此，没有坏事本身是好事，即便没有人去享受这一好处。（根据「1」）
- 3、因此，没有好事只有在有人因此而被剥夺时才算是坏事。（根据「1」）
- 4、「未曾来」就没有坏事，这是件好事。（根据「2」）
- 5、「来」会遭遇坏事，这是件坏事。
- 6、因此，就「坏事」而言，「未曾来」比「来」更好。（根据「4」和「5」）
- 7、「未曾来」就没有好事，这不算是件坏事。（根据「3」）
- 8、「来」会遇到好事，这是件好事。
- 9、因此，就「好事」而言，「未曾来」比「来」并不更坏。（根据「7」和「8」）
- 10、因此，「未曾来」比「来」要好。（根据「6」和「9」）
- 11、因此，「来」比「未曾来」要坏。（根据「10」）
- 12、因此，「来」总是件坏事。（根据「11」）

对于该论证，你会反对哪些前提呢？让我们来讲一讲步骤（9）。

（7）和（8）为何能够推出（9）？对于（7），如果未曾来到世上，那么当然也就谈不上遇到好事了，这不算是件坏事，因为当事人并未存在，也就谈不上被剥夺了好事。现在，「未曾来」不算坏，「来」了由于会遇到好事，那就是好，那为什么「未曾来」比「来」并不差呢？贝纳特是这样讲的：

考虑一个类比。这个类比虽然与「存在与不存在」的比较不同，因为它涉及对两个都存在的人的比较，但依然具有启发意义。设想 S（「病者」）容易经常生病。幸运的是，他的体质决定了他恢复得很快。H（「健康者」）没有快速恢复的能力，但他从不生病。对

S 来说，生病是坏事，而快速康复是好事。对 H 来说，从不生病是好事，但他缺乏快速康复的能力并不是坏事。S 拥有快速恢复的能力，的确对他来说是一种好处，但这并不意味着相对于 H 来说，这是一种真正的优势。为什么？因为对 H 来说，缺乏这种能力并不是坏事。进一步讲，缺乏这种能力对 H 并不构成某种剥夺。也就是说，H 并不会因为没有快速康复的能力而比拥有这种能力的自己更糟。S 在某些方面虽然比假设中的自己（如果没有快速康复能力）更好，但 S 并不比 H 更好。（贝纳特，页42）

诚然，对于「从不生病者」，「没有快速恢复的能力」不算是坏事。对于「容易生病者」，拥有快速恢复的能力就是件好事。就「快速恢复的能力」而言，「从不生病者」比「容易生病者」并不更坏。贝纳特将步骤（9）的情况与此作类比。根据这个类比，「好事」相当于「快速恢复的能力」，「未曾来」相当于「从不生病者」，「来」相当于「容易生病者」。

五、自己死与她人死

在最后这一节，让我们来讲一讲死亡对于她人的意义。之前，我们谈论死亡的时候，都预设了「死亡只与死者个人有关系」（也即第二节中的（i））。这个预设当然有其道理。当我们谈论「幸福或意义」问题的时候，我们思考的是「每个人自己如何可能是幸福的？又如何能够获得幸福？」因此，当我们思考「死亡」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把注意力放在诸如「死亡对于死者自己有什么影响？死亡是否意味着死者幸福的终

结？」之类的问题上。但是当然，「死亡」不仅与死者自己有关，还与她人有关。比如，人生的痛苦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关子尹曾写过一本书《教我心醉，教我心碎》。他的儿子关翰贻在13岁的时候得了一种罕见的脑癌，于15岁离世。丧子之后，历经十年之恸，而后完成此书。是的，有时候，死亡对于死者，那是一了百了，而对于生者，那才是痛苦的开始。

我们所阅读的塞缪尔·谢夫勒（Samuel Scheffler）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研究了「她人死」的问题。谢夫勒设想「自己死后很快就是世界末日」的情况，这对于活着的人会做些什么事情（会如何过一个有意义人生）有重大影响。从这个角度看，比起自己活着或者亲人活着，陌生人活着甚至还更为重要。

谢夫勒的标题为《死后生活/来世》。当然，他并不相信有所谓的死后生活或者来世。他自己承认这确实是有些标题党。他所谓的「死后生活」指的是「在我们死后，还有许多人继续生活」。接下来，为方便起见，我沿用他的用法。

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相信死后生活（= 在我们死后，还有许多人继续生活）。「相信死后生活」这一点，正如「我们周围有空气」这一点，我们如此习以为常，通常情况下甚至不会注意到它其实是那么重要。

谢夫勒让我们设想如下场景（思想实验）：

【末日设定】 尽管我将会平平安安、无灾无难地过完我这一生，但是我知道，在我死亡的三十天之后，将会有一颗巨大的行星撞击地球，地球将被毁灭。

谢夫勒的问题是：「我知道这一点对于『我该如何了此残生？』有

何影响？」他先设想了一种对于「末日设定」的可能反应：

- i. 无动于衷、漠不关心，继续该干嘛干嘛。
- ii. 仔细衡量地球毁灭会带来的好坏以便弄清楚「到底是好还是坏？」
- iii. 沮丧恐慌、不知所措。

对于「末日设定」，要点是地球真会如所设定的那样毁灭。或许，我们很难真正想象这一点，但是就谢夫勒所设想的这三种可能反应而言，（i）与（ii）似乎是不太可能的。谢夫勒谈到，如果（i）是不可能的，那么「体验论」就是错误的。我们在之前曾反复提到「体验论」，内格尔也想论证它是错误的。「体验论」指的是：与一个人的幸福或意义有关的只是她的感知或体验。根据「末日设定」，地球毁灭并非我们能够感知到或体验到的事情，因为它被设定为是我死后的事情，届时我已不在。谢夫勒认为，「（i）是不可能的」说明了「对于我们的幸福与意义重要的事情，不只是我们自己的经历与感受」，而「（ii）是不可能的」则说明了「对于我们的幸福与意义重要的事情，不只是后果方面的好坏利益算计」。

我们的反应很可能是（iii）。在我们死后，人类继续存在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十分重要。（我们曾在上一讲中讨论过「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亚里士多德就十分重视「人类的繁盛与茁壮成长」。）

在「末日设定」下，我们没有「死后生活」，那么我们原本会做的很多事情，都将失去它的意义。谢夫勒举了如下一些例子：

- i. 寻找治疗癌症的方法或癌症研究
- ii. 科学、技术、医药研究

- iii. 社会、政治改良运动
- iv. 建立、改革与改善社会组织或机构
- v. 造房子，改善公共设施
- vi. 保护环境
- vii. 生育

我们需要努力想一下，还剩哪些活动值得我们做？谢夫勒进而指出，从这个角度看，比起自己活着或者亲人活着，有陌生人活着甚至还更为重要。为了论述方便，我们可以把所有人分成两类：自己认识的人（包括自己）与自己不认识的人（陌生人）。从某种意义上看，「有陌生人活着」这一点甚至比「有自己认识的人活着」这一点还更为重要。我们可以把谢夫勒的论证概括如下：

谢夫勒论证

- 1、在「末日设定」下，「i-vii」都将失去意义。
- 2、在「自己认识的人会死的设定」下，「i-vii」将不会失去意义。
- 3、「末日设定」与「自己认识的人会死的设定」的区别是：在「末日设定」下，除了自己认识的人会死之外，所有陌生人都会死。
- 4、因此，「所有陌生人都会死」使得「i-vii」失去意义。（根据「1」、「2」和「3」）
- 5、因此，在「不使『i-vii』失去意义」的意义上，比起「不是自己认识的人会死」，「不是所有陌生人都会死」更为重要。（根据「2」和「4」）

「i-vii」作为人生意义的很大一部分来源，「不使『i-vii』失去意义」也即保留这部分的意义。在「不使『i-vii』失去意义」的意义上，也即在「保留这部分意义」的意义上，「有陌生人活着」更为重要。也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任何人的死亡，包括陌生人，对于你我来说，都是一种损失。「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我而鸣！」

END